

万能鉴定士 的事件簿

8

[日] 松冈圭祐 / 著

冯锦源 / 译

CASE FILES OF ALL-ROUND APPRAISER Q VOL.8

是能实现海水淡化的**梦幻发明**，
还是寻机蒙骗的**诈欺圈套**？

凜田莉子奔走台湾岛，

→ 台中

→ 台北

→ 高雄

下一站，**真桐**！

系列销量
——突破——

450

万册！！

CASE FILES OF ALL-ROUND APPRAISER Q VOL.8

万能鉴定士 的事件簿

Q 8

[日] 松冈圭祐 / 著
冯锦源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能鉴定士Q的事件簿. 8 / (日) 松冈圭祐著; 冯锦源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00-2582-0

I. ①万… II. ①松… ②冯…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6597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7-0493

原名: 《万能鑑定士Qの事件簿Ⅷ》, 作者: 松岡圭祐

CASE FILES OF ALL-ROUND APPRAISER Q VOL.8

©Keisuke MATSUOKA 2011

Illustrated by Hiro Kiyohar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1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 I 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书名 万能鉴定士Q的事件簿8
作者 [日] 松冈圭祐
译者 冯锦源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袁蓉
特约编辑 马佳林
美术编辑 周文旋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州市番禺艺彩印刷联合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6.25
字数 124千字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582-0
定价 32.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52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目录

台湾	1
深夜海岸	5
帆船	10
东京的早晨	18
启程	28
故友	38
老家	45
议会	50
东奔西撞	60
知识储备	66
台北市区	71
感性	81
知识宝库	88
宅院	97
线索	103

美甲	111
夜市	118
时限	128
破产	140
龙虎塔	146
收不回的资金	153
魔术师	161
困境	170
汽笛	192

台湾

车厢与日本希望号列车的基本一样，从里面走出来后，夜幕下的高架月台也像极了日本新干线的站台。四周一团漆黑，市区的灯光与此地相距遥遥。

这里可不是什么偏僻的乡下。一走下自动扶梯，构造精巧的车站大厅便跃入眼帘。它设计超前，具有未来之美，不仅现代化设备齐全，装潢风格也让人眼前一亮。这里的一切都是崭新的，看起来熠熠生辉。

指引标志上写的都是汉字，不过墙上的巨型广告牌里有几张熟悉的面孔——偶像团体“岚”的五位成员正笑容满面地邀请行人去冬季的日本旅游。

时值二月下旬，当地气候却温暖宜人，一袭夏装便绰绰有余，有种身在冲绳八重山地区时的熟悉感。虽说地理位置接近，但气候居然如此相似，着实出人意料，想必空气的湿度也相差无几。

今年四十八岁的嘉阳果煌是竹富町议会的老资格议员，初次踏足这片土地的他尽情享受着这里的氛围。身处异域他乡，他却有一

万能鉴定士Q的事件簿 8

种奇异的故国体验。

一旁穿着修身西服的女秘书——二十八岁的岛堀彩花说出了其中一个原因：“这些店都好眼熟。”

另一位同伴是穿着一身便服的三十九岁男子，名叫添石庆人。他来自石垣岛，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系研究科的教授。只见他挠着头说道：“这里有摩斯汉堡、山崎面包、星巴克和乐雅乐啊，和我们那里相比，更有国内的氛围。毕竟在冲绳，连便利店都和日本其他地方不同，居然还摆上石狮子什么的。”

车站内商铺鳞次栉比，乐雅乐家庭餐厅挂着一块写着繁体汉字的招牌，不知道该怎么念。和中国大陆的简体字相比，笔画更显复杂。好在这里的指示牌都有英文翻译，不至于看得一头雾水。

“转运站”下面写着“Bus Station”，看来是公交站。反方向的箭头是老式铁路的指示牌，写着“台铁（TRA）”。

“可惜了，”嘉阳果一边走一边说道，“这些都用不上。这里是高铁台中站，走到接驳的台铁新乌日站后，往前坐两站就到彰化了。我们本来可以在那边换乘长途公车，但这么晚去到那里应该没车了。”

彩花跟上来说道：“不愧是嘉阳果议员，您了解得真多，不像是第一次来台湾。”

“我只是熟读了旅行手册。”嘉阳果苦笑着说，“添石，你也没有来过这里吧？”

“是的。”添石在自动检票口前停下脚步，搓着手上橙白相间的

车票，一脸茫然地问道，“我该怎么弄？”

嘉阳果叹了一口气说道：“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水质调查权威专家，还弄不懂怎么坐台湾高铁吗？把票给我。”

他接过车票后翻转过来。原来票的背面有个箭头，按方向提示插进检票口后，票就会从上方弹出来。将它抽出来后，自动门便朝两边打开了。

添石难为情地笑着说道：“谢谢……”

“不客气。”嘉阳果紧随其后穿过检票口，“老实说，这里的很多事我也一窍不通。能顺利抵达台中站，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通道里虽然行人稀少，却打扫得干净整洁。嘉阳果一边走一边想，换作是十多年前竹富町议会的议员，恐怕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他开口说道：“过去从石垣岛可以坐冲绳渡轮来台湾，议员们时常过来出差。区区两百八十公里的路，现任议员却没几个来过，或许也是一件怪事。”

“是啊，”彩花点头说道，“没办法，谁叫轮渡公司十多年前就倒闭了，航线至今没有再通。”

“嗯，从冲绳最西端的与那国岛都能望见台湾岛的轮廓。然而这十年间，想走这一趟只能先飞四百公里到反方向的那霸，再途经冲绳飞到台湾。就算以前要花上更多时间，我也宁可坐渡轮直行。”

添石却笑着说道：“不巧的是，我这种患3D眩晕症的软骨头连玩掌上游戏机都得吃药，实在受不了在海上颠簸。幸亏去年情况有所改善，台湾复兴航空干了一件大好事，在石垣岛设了包机，可惜

只有每晚七点这一班。”

今天，他们下班后直奔石垣岛机场。虽然那是一架螺旋桨飞机，但只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便抵达台湾岛东岸的花莲机场。为适应时差，他们将手表调慢了一小时，到达时是晚上七点二十分。然后，他们乘坐岛内航班飞往台北国际机场，用餐后在台北站坐上了高铁。

此时已过晚上十一点，列车没有延误，台中站的设计也恰到好处。三人径直穿过无障碍通道，来到夜空之下。

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人烟稀少的环形路上。一个瘦削的男人向他们跑来，用带着口音的日语问道：“是嘉阳果先生吗？”

“曹先生？”嘉阳果问道。

男人笑了笑，说道：“没错，我就是姓曹的司机。大半夜的，还要花半个多小时才能到那里。我来搬行李，各位请上车吧。”

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任谁都会感到坐立不安。

嘉阳果拿出笔记本，里面一张地图上绘有从车站到西南海岸的路线。他们要经国道1号线、县道142号线的彰鹿路前往彰化县鹿港镇，再从那里往南行一段路，旅程便会迎来终点。

添石凑过来看了看，接着说道：“快到了啊。”

彩花尴尬地笑着说：“十二点左右能到吧，不知道人家是不是休息了。”

嘉阳果心里一阵烦闷，压制住的焦躁和不安的情绪又涌了上来。

“就算睡了也得把人叫醒。”嘉阳果嘟哝道，“我们是偷偷摸摸自费跑这一趟的，别人没资格说三道四。”

深夜海岸

三人沉默地坐在面包车里。刚开始窗外还能窥见市区的灯光，没过多久就只剩下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了。

百无聊赖的嘉阳果取出汉日词典，查了地图上标在目的地旁的“码头”二字，这才知道那或许不是地名，而是指船停靠的地方。

行驶了半小时后，车开始减速，没过多久便停在一片碎石滩上。

司机钻出驾驶座，绕到另一边为他们拉开车门，热情地说道：“我们到啦！”

海边的空气终究带着寒意，嘉阳果、彩花和添石一起下了车。

眼前除了一间简陋的小屋外别无他物，墙上的漆掉得斑驳，勉强能看见一片向外延伸的屋檐。

一行人走到屋子后面看了看，彩花轻叹道：“好美……就像石垣岛的川平湾一样。”

椰子树被风吹得婆婆作响，拴在小型码头上小艇忽上忽下。台湾海峡为夜色所笼罩，今晚看不见月亮，海平面上却时不时泛着点点光亮。

在路灯的照射下，港口外围的一圈民宅隐约可见，都是混凝土平房。

这一带位于台中站西南偏西的方向，相距四十公里，几乎是台湾岛西岸的最正中，北临鹿港，踩着彰化县的边界。嘉阳果听说此地远离景点，是一个居民不过百人的小渔村。兴许是水温高的缘故，空气中闻不到海的腥味。

和冲绳一样，台湾也常常遭受台风的正面侵袭，岛上基本见不到木屋。好在家家户户都点着灯，屋里也不时传来电视机的声音，看来渔民们还没那么快进入梦乡。

三人穿过未经铺平的坑洼小路，走上渔村的主干道。虽说是主干道，但也只有小巷那么宽，行人寥寥无几。有些住户直接把家改造成商铺，一位中年男客人正和杂货店的老店主聊着天，嘉阳果当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他低头看了一眼纸条，他们要找的是“蒜香小卷”。

彩花向前一指，说道：“那不就是吗？”

嘉阳果抬起头来，看见一家路边摊。有个老太太在那里炒菜，摊子的门帘上写着“蒜香小卷”几个大字。

他们紧张兮兮地走了过去，只见火苗蹿动的锅里有生姜、大蒜和台湾芹菜。老太太又往里面加了一把辣椒，倒入酱油和麻油。

这时，她停下手来，用本地话说道：“你好。”

嘉阳果有些不知所措，回头问添石：“你会说吗？”

添石摇摇头说道：“一窍不通……”

彩花插嘴说道：“我也只会用台湾腔说八重山方言。”

这种特长一点也派不上用场。嘉阳果叹了一口气，用日语对老太太说道：“我们……是从日本过来的，正在找一个叫黄春云的人。他在电子邮件里让我们先来找您。”

老太太似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皱起眉头看着他们。

这下伤脑筋了。嘉阳果听说台湾有不少老人会说日语，看来她是例外。而他又不知道“黄春云”用当地话该怎么说。

无奈之下，他只得将写着“黄春云”三个字的纸条给老太太看。不料她看到后吓得连连后退，口中冒出一串他们听不懂的话。

彩花诧异地问道：“她、她怎么了？”

老太太激动地用当地方言说了一段话，然后干笑了几声，转身跑进路边摊后面的平房。

三人被留在原地，只能干站着。添石看着油锅说道：“火都没关掉……”

锅里的菜烧焦了。这时，一个瘦瘦的男人走了出来。

他穿着开襟衬衫和脏兮兮的裤子，一张长脸上留着络腮胡，乍看之下还以为是一个蒙面大盗。他应该有三十五六岁，比想象中年轻不少。

男人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用当地方言嘀咕了一阵子。

嘉阳果忍不住开口说道：“我们是竹富町议会的人……”

男人忽然用流利的日语问道：“那么，你就是嘉阳果议员吗？”

“你是黄春云先生吗？”

“是的，不过在这里，发音和日语里的不一样，请多关照。”

“彼此彼此，你的日语说得真不错。”

“我曾在佐贺大学留学……”

添石问道：“佐贺大学……是海洋能源研究中心吗？那可是业内顶级的研究机构。”

黄春云难为情地苦笑着，含蓄地说道：“讽刺的是，我提出的理论在大学里没有引起重视，反倒是回来后研究才有了成果。可惜，尽管实验成功了，我也无法大规模地开展下去。”

嘉阳果内心的期待越发殷切，此刻表露无遗。

“别怪我心急，能让我们看一下吗？”

“当然。”黄春云一口答应，一边走一边说道，“请跟我来。”

三人被领到旁边那座中型仓库里。这里同样是混凝土结构，却老化得厉害。外墙上布满纵横交错的裂缝，屋顶上的砖块四处脱落，露出了下面的钢筋。

黄春云将铁门滑至一旁，然后走了进去，嘉阳果等人紧随其后。

黑暗之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圆桌上的一点LED灯光，原来是一部手机正插在充电器上。看来这偏僻的地方照样通了电，也有手机信号。

黄春云打开电灯泡的开关，四周便明亮起来。

屋里看起来一团糟，实验器具布满灰尘，地上散落着无数纸片，电脑工作站倒是搭得像模像样，电缆上却结了好几层蜘蛛网。

不一会儿，屋里走出一个同样满脸胡子拉碴的男人。他剃着光

头，身穿连体工作服，年纪和黄春云差不多。

黄春云介绍道：“他叫林冯，是我的搭档。至于样品放在哪里……我想一想。”

他钻进看似垃圾场的杂物堆中，接二连三地把机器零件和药瓶扔到一旁。不一会儿，他用双手捧起一件东西，说道：“找到了，就是它。”

嘉阳果看得哑口无言，彩花和添石也目瞪口呆。

那件样品宛若一只放大版的漏斗，上方圆锥体的部分直径大约三十厘米，下方连着的管子直径大约两厘米，长达五十厘米左右。整件样品似乎是用无色透明的有机玻璃——亚克力做成的，内里一览无余。

管子中央有一个纤维材质的白色过滤器，上面的网眼异常细小，要是把泥浆灌进去，说不定能过滤成干净的水，可是……

添石两眼盯着过滤器，疑惑不解地问道：“就凭这点纤维真的能办到吗？”

嘉阳果也深有同感，一脸狐疑地望向黄春云。

黄春云满不在乎地说道：“也难怪你们不信，这种反应我见得多了。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来做实验吧，请各位仔细瞧着。”

帆船

深夜，嘉阳果、彩花和添石暂时回到码头上。黄春云邀请他们上了一条供五至十人乘坐的帆船。林冯驾着小船，带着一行人来到海上。

在黑漆漆的大海中央，黄春云递给嘉阳果一只大号烧杯。“请吧，这里的海水和八重山群岛的一样干净。”

负责记录实验过程的彩花打起令人目眩的摄影灯，将摄像机的镜头对着嘉阳果。只见他探出身子，用烧杯舀了一些海水后尝了尝。

海水自然是咸的，不能直接拿来饮用，否则会引起人体脱水。

黄春云将亚克力制成的大漏斗垂直地放在帆船的甲板上，管子下边搁着一只空烧杯。

嘉阳果把烧杯里的海水倒进漏斗里。海水从透明的圆锥体部分流进管子，经过过滤器后滴到下面的烧杯里。彩花将这一幕录了下来，添石也屏息凝神地在一旁观察着。

嘉阳果一倒完海水，就急忙抓起装着过滤水的烧杯。水看起来没什么变化，黄春云所言非虚，这里的海水原本就很干净，看上去

非常清澈。

嘉阳果忐忑地把烧杯送到嘴里。忽然，他的身体仿佛遭到电击。他憋着气，差点没把水喷出来。

添石慌忙抚着他的后背问道：“您没事吧？”

“傻瓜，别乱动！”嘉阳果轻咳了几声，“害得我都咽下去了。”

“您把海水喝下去了？”

“不……这已经不是海水了。”

添石睁大眼睛说道：“啊？您的意思是……”

嘉阳果又抿了一口，烧杯里盛着的确实是无臭无味的淡水。

添石立刻从包里拿出显微镜和盐度计，打了声招呼后将滴管插进烧杯里。取样完毕后，他将显微镜组装好搁到甲板上，蹲下身来检查样本。

黄春云将另一只烧杯递给在一旁观看的嘉阳果。“这是原来的海水，你可以比较一下。”

片刻后，水分蒸发了。一直认真盯着显微镜的添石抬起头来，感到不可思议般睁大了眼睛。

“是淡水！”他兴奋地大喊道，“盐分确实被去除干净了……请等一等。”

添石又用滴管取了海水的样本做成标本，比较两者的成分。

过了好一会儿，他神情恍惚地说道：“毫无疑问，黄先生制作的过滤器使海水的盐分浓度从3.5%降到了0.05%以下。微生物和杂质也几乎被过滤掉了，完美地实现了海水淡化！”

在热烈的气氛下，嘉阳果提醒自己必须时刻保持冷静，要做的是将客观事实带回去。于是，他决定亲自再做一遍实验。

他用空烧杯舀起海水，灌进漏斗里。透明的漏斗内部除了过滤器之外，看不到别的机关。从管子里排出的水滴进了另一只烧杯中，由添石重新检查。

添石随后笑着说道：“无论检查多少遍，结果都是一样。这水可以直接饮用，完全能用作生活用水。”

既然水质调查专家都如此断言，嘉阳果便不再犹豫，将杯中的水一饮而尽。水喝起来很新鲜，一点都不咸，甚至有矿泉水般醇和的口感。

他喝完水，终于松了一口气，感慨万千地说道：“太好了……”

彩花关掉摄影灯，放下摄像机，泪眼汪汪地说道：“议员先生，我们没有白来一趟。”

添石也难掩兴奋地说道：“真是神奇的技术，过去海水淡化需要建造庞大的设备，听说东京大学正和东丽、日立、三菱重工、东芝等十七家企业联合研发大幅降低能耗的淡化设备，但光是建造成本，预算就达到了三十亿日元。而且，处理过程中需要用到特殊的反渗透过滤器，通过压力浓缩去除海水中的盐分，相当费时费力。”

嘉阳果问道：“听说福冈县的海水淡化设备就是用这种方法？”

“没错，设备大得惊人，包括海中渗透取水设备、取水井、取水泵、滤膜、反渗透供给泵、安全过滤器、动力恢复涡轮发动机、高压反渗透装置、生产水槽和生产水泵……占地四万六千平方米，